

濁世中的亮光——實踐信仰的造像藝術

張晏菁

中國佛教史上「三武一宗」共四次「法難」，兩次皆發生在北朝，北魏太武帝滅佛是第一次，摧毀過程極其殘酷。北魏與之後建立的東魏、西魏、北齊、北周，合稱「北朝」，是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北方政權，加起來國祚近兩百年，除了北魏之外，其他四朝平均僅有二、三十年隨即改朝換代，常年兵慌馬亂，民不聊生。然而北魏滅佛之後，佛教再度興盛，發展到北齊，山東青州出現了

中土佛像最高峰的美學形式，此中蘊含何種意義？當時的佛教造像，融合展現何等藝術價值？



圖一：筆者二〇二〇年五月攝於故宮南院



圖二：北齊立佛，筆者二〇二〇年五月攝於故宮南院

一、故宮南院：佛陀形影，佛教藝術之美

「佛陀形影：院藏亞洲佛教藝術之美」（圖一），是故宮南院的常設展覽之一，布展由「誕生的喜悅」、「佛陀的智慧」、「菩薩的慈悲」、「經藏的流傳」和「密教的神奇」五個單元，以時間為軸線，呈現佛教文物與佛典之博大精深。

佛菩薩的造像是展出的文物代表，低首斂眉，慈容含笑的姿態，攝受了一顆顆浮動紊亂的心靈。一般的佛教造像皆以坐像為主，立姿便特別引人注目，其中讓我佇足最久的是一尊北齊的佛像（圖二）。從導覽得知該造像的材質是石灰岩，呈現石雕造像的精美作工，碑像由高浮雕，背屏式半圓雕，至單體圓雕，展現了青州造像的主流。整尊像直立挺拔，滿布螺髮，右旋轉呈螺文，低平肉髻相的特徵，為佛陀三十二相，八十種隨形好之一，並見袈裟輕薄貼體，層次分明，猶如畫風中的「曹衣出水」，筆法剛勁稠疊，所畫人物衣衫緊貼身上；此種雕刻風格受到印度笈多王朝造像影響最為顯著。

據學者研究，北魏佛像雕塑以「雲岡風格」為主，臉形方圓，肩寬體碩，五官銳面分明，通肩大衣，造像形式雄偉。而後南方的雕塑繪畫風格傳入北方，產生「龍門風格」，即秀骨清像，面相由方圓轉化為長圓，五官線條變得圓潤柔和，細眉大眼，鼻直唇薄，神情含蓄慈祥。佛與菩薩的身材修長結實，身著漢式的褒衣博帶、寬袍大袖，衣裙褶紋重疊繁複，狀似瀑布流瀉，神情帶有瀟脫自在的名士風度，更具中國風貌。¹

我所見的造像外觀正是「龍門風格」，此尊石造佛的立像亦為典型的山東青州風格，歷經戰亂遷移，手部

有些毀損，仍不失其風采與藝術價值。從雕像可以見到匠人具備細部觀察的專注力，能將抽象化為細緻的高度藝術工法，以優雅慈悲的姿態，靜謐莊嚴的法相，近於法身的本質，揮灑澄淨沉思的精神境界，具有安定人心的力量，展現佛陀造像的廣度與深度之美。

二、蔣勳《歲月靜好》：北齊青州造像



圖三：北齊青州佛像，筆者翻拍於蔣勳《歲月靜好》，頁二六九。

無獨有偶，在閱讀美學專家蔣勳《歲月靜好》一書，見到一幅北齊青州佛像（圖三），深邃的微笑和故宮南院所見的造像如出一轍，吸引我反覆觀看。蔣勳說：

素樸潔淨的一尊石雕，說不出來的眉宇之間隱約的悲憫，嘴角淡淡的微笑，什麼也沒有

說，卻使人從心裡深處升起端正崇敬的歡喜與讚嘆。……美到了極致，也許不是思維，不是邏輯，不是論辯，不是分析，像一朵花的綻放，彷彿與自己的前生或來世相遇，熱淚盈眶，悲欣交集，只有合十敬慎，低頭斂目，不可思，不可議。²

此評已從外在的觀看融入個人情感，再提升到美學的境界。

五胡亂華的北齊，國祚只有二十八年，屠殺戰亂鬥爭不斷，民生凋敝，卻在青州出現了中土佛像最高峰的美學形式，這些佛的塑像姿態安穩、神色安然，嘴角總有一抹淡淡的微笑。二〇一九冬季，終於到訪青州的蔣勳，站在佛像前的他不禁叩問：「是生命的不忍，使這些面容低目垂眉嗎？是生命的不忍，使這些面容低目垂眉嗎？最後，他終於體會「這樣淡淡的微笑像黑暗鬱濁裡的一點點亮光，使人相信，暗鬱會有盡頭。」因為悲憫猶在，微笑猶在，撫慰人心的力量猶在。³

三、信仰：五濁惡世裡的心靈寄託

佛教傳播發展到北朝，盛行法華與彌勒思想。法華

信仰指的是人們根據《法華經》所產生的佛教信仰，並以《法華經》作為實踐宗教行為的根據，例如燃指供佛、建造多寶塔等。自此，法華信仰在中國北朝逐漸開始成為最重要的佛教信仰之一，具有主宰的地位，成為北朝佛教信仰的框架，其他佛教思想開始被放置在這個框架下來決定其位置和重要性。如此一來，北魏前、中期最流行的彌勒思想被納入法華思想之內，產生有機的結合，形成北朝的佛教特色。⁴《法華經》為佛陀涅槃前所說的經典，裡面提到「授記成佛」，及受持讀誦流通《法華》，造塔、造像、供佛，乃至一沙一塵，一毛一滴的所作所為，都能懺除業障，獲得現世安穩，來生安樂，累積終將成佛的資糧。

人居處存活於「世間」，在佛教義理的「世間」有二種——有情世間、器世間；「器世間」為生命體所居存的空間及相關處所，即所謂的「世界」。在佛教教義中，「世間」終將會毀壞，也就是無常，不變的是無世間如何流轉，唯有業隨身。因此，受到業力牽引的有情，會產生種種的苦，如何知苦、滅苦正是佛法帶來的救贖力量。由於人的煩惱極其粗重繁多，佛陀為了應機教化眾生衍生八萬四千法門，是以配合個人善根應機而生的種種方便法門，讓人得以懺悔、淨罪、集資，而「

造像」正是其中的方便法之一。

關於造像的功德利益，於唐朝已經盛行的《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》清楚的說明：

是人常生轉輪聖王、有大勢力種姓之家，或生淨行婆羅門、富貴自在、無過失家。所生之處，常遇諸佛，承事供養。或得為王，能持正法，以法教化，不行非道。或作轉輪聖王，七寶成就，千子具足，騰空而行，化四天下，盡其壽命，自在豐樂。或作帝釋、夜摩天王、兜率天王、化樂天王、他化自在天王，人、天快樂靡不皆受，如是福報相續不絕。

佛宣說造塔功德能獲現世安樂，來世常生轉輪聖王，生婆羅門種，福報相續不絕。其中，佛陀跟彌勒菩薩提及定業、不定業，其曰：「彌勒！業有三種：一者、現受；二者、生受；三者、後受。此三種業中，一一皆有定與不定。若人信心，造佛形像，唯現定業少分容受，餘皆不受。」⁵ 定業不可轉，然透過造塔所累積的福德可以讓「定業少分容受」，也就是重業輕報，餘皆不受，次又強調：「是故，若有淨信之心，造佛形像，一切業障莫不除滅，所獲功德無量無邊，乃至當成阿耨多

羅三藐三菩提，永拔眾生一切苦惱。」⁶ 信為道源功德母，信願行之信當為首要，若行者能信，並且「淨信」三寶，懷著淨信之心來造像，除了罪障盡除，所獲功德無量無邊，最後終能成佛，與《法華經》所說一致。

甫自年初的新冠病毒毒延燒，疫情蔓延全世界，外境動盪，人心晃搖，內外煎逼，不平靜的歲月分外渴望靜好，所幸幾個月後的現在，台灣的疫情日漸趨緩，讓人心得以安穩。以現今的境遇對比北齊的戰亂，當時的人生命朝不保夕，沒有尊嚴，沒有保障，終日生活在載浮載沉的動盪之中，唯有信仰帶來救贖的力量，成為眾人依附攀爬上岸的微弱光源。在法華信仰盛行的年代，造像是修行實踐的方式之一，可想而知，將全副心力專注在雕塑造像，為的是祈求佛與佛法的護祐轉化現世的痛苦，希求來世的安樂，得到解脫。至此，便能體會為何青州可以產生中土最高的造像美學，此因器物、藝術投射出人的欲求與想望，而佛教造像蘊含著力量，一種救拔苦難、解脫的力量，底層堆疊著人們對安樂的殷殷期盼，與離苦的心靈寄託。

註釋：

1. 簡婉，王立文，〈思惟菩薩造像在古代中國流行演化之

因緣探討》，《佛教與科學》第五卷第一期（二〇〇〇年一月），頁二十九。

2. 蔣勳，《歲月靜好》（台北：時報文化，二〇一九年），頁二六八。

3. 張晏菁，〈在流光歲月裡且駐且行〉，《停泊棧》第九十八期（二〇二〇年五月），頁四十八。

4. 李志鴻，〈中國北朝石刻上的法華信仰與文化效應〉，

《早期中國史研究》第四卷第一期，頁一〇七。

5. 大唐于闐三藏提雲般若奉制譯，《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》，收錄於《大正藏》十六冊，頁七〇九四中。

6. 大唐于闐三藏提雲般若奉制譯，《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》，收錄於《大正藏》十六冊，頁七〇九六中。

福州古剎開元寺重新開放

【本刊訊】古剎福州開元寺，六月十三日由方丈本性法師親自打開山門。這是福州首座恢復對外開放的叢林寺院。為發揚佛教慈悲精神與防疫工作結合，並保護寺眾的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。自疫情發生以來，該寺院從一月二十三日起關閉山門，全力防抗疫情整整一百五十天。

此次，寺院基於對疫情常態化防控的基礎上對外開放，針對前來寺院的信眾與遊客，採取事先預約、限制人數總量、測試體溫、佩戴口罩、出示「八閩健康碼」、错峰分流、保持安全距離等防疫措施。同時，寺院只實行部分區域開放，不進行對外集體宗教活動，嚴禁舉行大型法會等。

「中國佛教歷來是大慈天下樂，大悲天下苦，以人為本，與民同憂，與民同樂，此謂菩薩道。」本性

法師說。為此，疫情期間，開元寺也通過福州市、鼓樓區紅十字會等，向疫區捐贈三十萬元人民幣善款，用於購買口罩與防護服等防疫物資。

本性法師表示，第四十四屆世界遺產大會今年將在福州召開，福州開元寺作為福州四大古厝之一，又具有千年開元大鐵佛這樣有份量的文化遺產與文物，屆時將成為蒞會貴賓的參觀考察點之一，竭力配合助力世遺大會的舉辦。

福州開元寺，始建於南朝梁太清二年（五四八年），是福州現存最古老的佛寺，初建時名大雲寺。福州開元寺以海絲、冶鑄、醫藥、佛教之四大文化底蘊深厚而著稱。閩王王審知鑄於唐末，距今已有一一〇二年歷史的開元大鐵佛，高六米，重十萬斤以上。該寺院也是日本高僧空海與圓珍入唐駐錫之地。